

# 莫言

如果写小说是过大年，  
那么写散文是我的春天，  
对谈就像在秋日

讲演新篇

# 莫言

如果写小说是过大年，  
那么写散文是我的春天，  
对谈就像在秋日

## 讲演新篇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言讲演新篇/莫言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莫言心声系列)

ISBN 978-7-5039-4110-8

I. 莫… II. 莫… III. 演讲—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1688号

## 莫言讲演新篇

作 者 莫 言  
责任编辑 李春阳  
责任校对 崔建文  
封面设计 wx-design  
版式设计 杨林青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3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3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23.875  
字 数 340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039-4110-8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 目 录

|                      |
|----------------------|
| 小说的气味 / 1            |
| 翻译家功德无量 / 6          |
| 对故乡的爱 / 10           |
| 家事国事天下事 / 18         |
| 大江健三郎先生给我们的启示 / 22   |
| 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 / 30       |
| 东北亚时代的主人公 / 34       |
| 大学生是朝阳 / 38          |
| 我读《南朝鲜小说集》 / 43      |
| 土行孙和安泰给我的启示 / 51     |
| 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得奖感言 / 55 |
| 文学是世界的 / 56          |
| 在雨中行走 / 60           |
| 先人的故事 / 61           |
| 我的文学历程 / 65          |
| 生死疲劳不是梦 / 72         |
| 文学是我终身的事 / 75        |
| 检察题材电视剧创作刍议 / 77     |
| 文字有自己的道路 / 83        |
| 故乡的那头神奇的牛 / 87       |
| 小说与社会生活 / 92         |
| 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 / 98    |

|                          |
|--------------------------|
| 恐惧与希望 / 108              |
| 漫谈斯特林堡 / 112             |
| 福克纳大叔，你好吗？ / 116         |
| 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 / 122          |
| 我的《丰乳肥臀》 / 128           |
| 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 / 134       |
| 有缘千里来相会 / 140            |
| 幸亏名落孙山外 / 142            |
| 作家和他的创造 / 143            |
| 我的文学经验 / 151             |
| 写最想写的 / 176              |
| 我为什么写作 / 194             |
| 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十大关系 / 231       |
| 书香人更香 / 263              |
| 作为老百姓写作 / 264            |
| 城乡经验与写作者的位置 / 272        |
| 华文出版人的新角色与挑战 / 276       |
| 我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 / 280        |
| 文学个性化刍议 / 286            |
| 文学与青年 / 294              |
| 个人经验中的文学与影视 / 301        |
| 我是唯一一个报信人 / 312          |
| 用耳朵阅读 / 314              |
| 一个人的“圣经” / 319           |
| 影响的焦虑 / 323              |
| 中国小说传统：从我的三部长篇小说谈起 / 328 |
| 佛光普照 / 337               |

细节与真实 / 341

小说的功能大于社会批判 / 370

## 小说的气味

——2001年12月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讲演

拿破仑曾经说过，哪怕蒙上他的眼睛，凭借着嗅觉，他也可以回到他的故乡科西嘉岛。因为科西嘉岛上有一种植物，风里有这种植物的独特的气味。

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在他的小说《静静的顿河》里，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特别发达的嗅觉。他描写了顿河河水的气味，他描写了草原的青草味、干草味、腐草味，还有马匹身上的汗味，当然还有哥萨克男人和女人们身上的气味。他在他的小说的卷首语里说：哎呀，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顿河的气味，哥萨克草原的气味，其实就是他的故乡的气味。

出生在中俄界河乌苏里江里的大马哈鱼，在大海处长成大鱼，在它们进入产卵期时，能够回游万里，冲破重重险阻，回到它们的出生地繁殖后代。对鱼类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我们不得其解。近年来，鱼类学家找到了问题的答案：鱼类尽管没有我们这样的突出的鼻子，但有十分发达的嗅觉和对于气味的记忆能力。就是凭借着这种能力，凭借着对它们出生的母河的气味的记忆，它们才能战胜大海的惊涛骇浪，逆流而上，不怕牺牲，沿途减员，剩下的带着满身的伤痕，回到了它们的故乡，完成了繁殖后代的任务后，就无怨无悔地死去。母河的气味，不但为它们指引了方向，也是它们战胜苦难的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马哈鱼的一生，与作家的一生很是相似。作家的创作，其实也是一个凭借着对故乡气味的回忆，寻找故乡的过程。

在有了录音机、录像机、互联网的今天，小说的状物写景、描图画色的功能，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你的文笔无论如何优美准确，也写不过摄像机的镜头了。但唯有气味，摄像机还没法子表现出来。这是我们这些当代小说家最后的领地，但我估计好景不长，因为用不了多久，那些可怕的科学家就会把录味机发明出来。能够散发出气味的电影和电视也用不了多久就会问世。

趁着这些机器还没有发明出来之前，我们应该赶快地写出洋溢着丰富气味的小说。

我喜欢阅读那些有气味的小说。我认为有气味的小说是好的小说。有自己独特气味的小说是最好的小说。能让自己的书充满气味的作家是好的作家，能让自己的书充满独特气味的作家是最好的作家。

一个作家也许需要一个灵敏的鼻子，但仅有灵敏的鼻子的人不一定是作家。猎狗的鼻子是最灵敏的，但猎狗不是作家。许多好作家其实患有严重的鼻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写出有独特气味的小说。我的意思是，一个作家应该有关于气味的丰富的想象力。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好作家，在写作时，应该让自己的笔下的人物和景物，放出自己的气味。即便是没有气味的物体，也要用想象力给它们制造出气味。这样的例子很多：

德国作家聚斯金德在他的小说《香水》中，写了一个具有超凡嗅觉的怪人，他是搜寻气味、制造香水的邪恶的天才，这样的天才只能诞生在巴黎。这个残酷的天才脑袋里储存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物体的气味。他反复比较了这些气味后，认为世界上最美好的气味是青春少女的气味，于是他依靠着他的超人的嗅觉，杀死了二十四个美丽的少女，把她们身上的气味萃取出来，然后制造出了一种香水。当他把这种神奇的香水洒到自己身上时，人们都忘记了他的丑陋，都对他产生了深深的爱意。尽管有确凿的证据，但人们都不愿意相信他就是凶残的杀手。连被害少女的父亲，也对他产生了爱意，爱他甚至胜过了的女儿。这个超常的怪人坚定不移地认为，谁控制了人类的嗅觉，谁就占有了世界。

马尔克斯小说《百年孤独》中的人物，放出的臭屁能把花朵熏得枯萎，能够在黑暗的夜晚，凭借着嗅觉，拐弯抹角地找到自己喜欢的女人。

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里的一个人物，能嗅到寒冷的气味。其实寒冷是没有气味的，但是福克纳这样写了，我们也并不感到他写得过分，反而感到印象深刻，十分逼真。因为这个能嗅到寒冷的气味的人物是一个白痴。

通过上述的例子和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实际上存在着两



种气味，或者说小说中的气味实际上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用写实的笔法，根据作家的生活经验、尤其是故乡的经验，赋予他描写的物体以气味，或者说是用气味来表现他要描写的物体。另一种写法就是借助于作家的想象力，给没有气味的物体以气味，给有气味的物体以别的气味。寒冷是没有气味的，因为寒冷根本就不是物体。但福克纳大胆地给了寒冷气味。死亡也不是物体，死亡也没有气味，但马尔克斯让他的人物能够嗅到死亡的气味。

当然，仅仅有气味还构不成一部小说。作家在写小说时应该调动起自己的全部感觉器官，你的味觉、你的视觉、你的听觉、你的触觉，或者是超出了上述感觉之外的其他神奇感觉。这样，你的小说也许就会具有生命的气息。它不再是一堆没有生命力的文字，而是一个有气味、有声音、有温度、有形状、有感情的生命活体。我们在初学写作时常常陷入这样的困境，即许多在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本身已经十分曲折、感人，但当我们如实地把它们写成小说后，读起来却感到十分虚假，丝毫没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而许多优秀的小说，我们明明知道是作家的虚构，但却能使我们深深地受到感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在记述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时，忘记了我们是创造者，没有把我们的嗅觉、视觉、听觉等全部的感觉调动起来。而那些伟大作家的虚构作品，之所以让我们感到真实，就在于他们写作时调动了自己的全部的感觉，并且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了许多奇异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明明知道人不可能变成甲虫，但我们却被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人变成了甲虫的故事打动的根本原因。

自从电影问世之后，人们就对小说的前途满怀着忧虑，50年前，中国就有了小说即将灭亡的预言，但小说至今还活着。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后，小说的命运似乎更不美妙，尽管小说的读者的确被电视机拉走了许多，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在读小说，小说的死期短时间也不会来临。互联网的开通似乎更使小说受到了挑战，但我认为互联网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写作方式与区别于传统图书的传播方式而已。

作为一个除了写小说别无他能的人，即便我已经看到了小说的绝境，我

也不愿意承认，何况我认为，小说其实是任何别的艺术或是技术形式无法取代的。即便是发明了录味机也无法代替。因为录味机只能录下世界上存在的气味，而不能录出世界上不存在的气味。就像录像机只能录下现实中存在的物体，不可能录出不存在的物体。但作家的想象力却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无中生有。作家借助于想象力，可以创作出不存在的气味，可以创造出不存在的事物。这是我们这个职业永垂不朽的根据。

当年，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曾经把一本卡夫卡的小说送给爱因斯坦，但是爱因斯坦第二天就把小说还给了托马斯·曼。他说：人脑没有这样复杂。我们的卡夫卡战胜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这是我们这个行当的骄傲。

那就让我们胆大包天地把我们的感觉调动起来，来制造一篇篇有呼吸、有气味、有温度、有声音，当然也有神奇的思想的小说吧。

当然，作家必须用语言来写作自己的作品，气味、色彩、温度、形状，都要用语言营造或者说是以语言为载体。没有语言，一切都不存在。文学作品之所以可以被翻译，就因为语言承载着具体的内容。所以从方便翻译的角度来说，小说家也要努力地写出感觉，营造出有生命感觉的世界。有了感觉才可能有感情。没有生命感觉的小说，不可能打动人心。

让我们像乌苏里江里的大马哈鱼那样，追寻着母河的气味，英勇无畏地前进吧。

让我们想象远古时期地球上的气味吧，那时候地球上生活着无数巨大的恐龙，臭气熏天，有人说，恐龙是被自己的屁臭死的。

我将斗胆向我国的负责奥运会开幕式的领导人建议，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在火炬点燃那一霎那，应该让一百种鲜花、一百种树木、一百种美酒合成的气味猛烈地散发出来，使这届奥运会香气扑鼻。

让我们把记忆中的所有的气味调动起来，然后循着气味去寻找我们过去的生活，去找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寂寞、我们的少年、我们的母亲……我们的一切，就像普鲁斯特借助了一块玛德莱娜小甜饼回到了过去。

我国的伟大作家蒲松龄在他的不朽著作《聊斋志异》中写过一个神奇的盲和尚，这个和尚能够用鼻子判断文章的好坏。许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把自己的文章拿来让和尚嗅。和尚嗅到坏文章时就要大声地呕吐，他说坏文章散发着一股臭气。但是后来，那些惹得他呕吐的文章，却都中了榜，而那些被他认为是香气扑鼻的好文章，却全部落榜。

台湾的布农族流传着一个故事，说在一个村庄的地下，居住着一个嗅觉特别发达的部落。这个部落的人善于烹调，能够制作出气味芬芳的食物。但他们不吃，他们做好了食物之后就摆放在一个平台上，然后，全部落的人就围着食物，不断地抽动鼻子。他们靠气味就可以维持生命。地上的人们，经常潜入地下，把嗅觉部落的人嗅过的食物偷走。我已经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部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我是一个经常下到地下偷食物的小孩子。小说发表之后，我感到很后悔，我想我应该站在嗅觉部落的立场上来写作，而不是站在常人的立场上来写作。如果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嗅觉部落的孩子，那这篇小说，必然会十分神奇。

## 翻译家功德无量

——2001年10月在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不久前，在莫斯科申办奥运的大会上，一个奥委会委员对中国申奥代表团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2008年奥运会上，中国有没有足够的外语人才来承担翻译工作？我感到这个问题十分好笑。中国在别的方面也许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在外语人才方面则可以大胆地承诺。中国有这么多个外国语大学和大学外语系，有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现在又有了一个世界文学研究所。一个奥运会所需要的外语人才，根本不需要全国总动员，把北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动员起来，就基本上可以满足要求了吧？如果北京大学的外语人才满足不了奥运会的需要，把全北京的外语人才动员起来，恐怕就要严重地过剩了。

我相信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具有如此庞大的、如此优秀的翻译队伍。前几年克林顿来北大演讲，带了一个汉语翻译，我相信他是美国最优秀的汉语翻译之一，但是他的汉语说得怪腔怪调，他的语法有毛病，词汇量也明显不足，但是我们中国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人可以说是成群结队。我们不但有大量的、杰出的英语人才，诸如法、德、西、俄、日等重要语种也是人才济济。连那些小得许多人都没听说过的小语种，也照样是不乏通家。中国在经济上虽然还不如西方国家发达，但在语言上，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

翻译家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没有翻译家，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就是一句空话。只有通过翻译家的创造性劳动，文学的世界性才得以实现。没有翻译家的劳动，托尔斯泰的书就只能是俄国人的书；没有翻译家的劳动，巴尔扎克也就是法国的巴尔扎克；同样，如果没有翻译家的劳动，福克纳也就是英语国家的福克纳，马尔克斯也就是西班牙语国家的马尔克斯。同样，如果没有翻译家的劳动，中国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被西方读者阅读。

如果没有翻译家，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交流也就不存在。如果没有世界范围内

的文学交流，世界文学肯定没有今天这样的丰富多彩。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有文学，少女有丰臀”，没有丰臀，少女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少女；没有文学，世界也就不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由此可见，我们的世界文学研究所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机构！

我作为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出道的作家，亲身体验到了向外国文学学习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杰出的翻译家把大量的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像我们这样一批不懂外文的作家，就不可能了解外国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如果没有我们的翻译家的创造性的劳动，中国的当代文学就不是目前这个样子。当然会有一些作家拒绝承认外国文学对自己的影响，仿佛可以借此表示自己的不同凡响。其实这是一种不必要的虚伪。承认借鉴过外国文学并不影响你的伟大，翻译家也不会来分你的稿费。鲁迅借鉴过外国文学，郭沫若借鉴过，茅盾借鉴过，巴金、曹禺也借鉴过。连那位山药蛋派的老祖宗赵树理先生，也借鉴过外国文学。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伟大，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伟大起来。当然有人可以反诘：曹雪芹不懂外文，也没有阅读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不是也写出了伟大的《红楼梦》吗？我的回答是，曹雪芹是天才，天才当然可以不必借鉴。如果要强词夺理，也可以说，曹雪芹《红楼梦》里的佛教思想，其实也是外国文学。

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向外国学习的热潮中，也出现过一些负面现象。我本人就经历了从笨拙的模仿到巧妙的借鉴的过程。因为我们这批作家在文化准备上的先天不足，所以当大批的外国优秀作品铺天盖地笼罩过来时，的确出现了眼花缭乱的状况，我们大都产生过当年马尔克斯在巴黎阅读卡夫卡时的觉悟：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当年我读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一个章节后就把书扔掉了，我心中想：这样写，我也会！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尽管这样写我也会，但如果我也这样写，那我就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如果我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我必须借助于他们的作品，解放自己的思想，搞出自己的玩意儿。只能停留在“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上，而不能前进到“这样写我也会”上。我记得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里曾经打过这样的比喻，他说向外国文化学习，应该像吃羊肉一样，把营养吸收，而不是把羊肉贴到自己的身上。我们向外国作家学习，就要把他们吃掉，吸收了营养后，再把

他们排泄掉。当然是吃他们的作品。是用眼睛吃，用心吃，不是用嘴巴和牙齿。

不久前我去大连参加了一次长篇小说文体讨论会，在会上，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被翻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作品，究竟是算外国文学，还是算中国文学？这些翻译过来的小说的语言，究竟是算原作者的语言还是算翻译家的语言？像我们这样一批不懂外语的作家，看了赵德明、赵振江、林一安等先生翻译的拉美作品，自己的小说语言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语言是受了拉美文学的影响还是受了赵德明等先生的影响？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语言受了赵德明等先生的影响，而不是受了拉美作家的影响。那么是谁的语言受了拉美作家的影响呢？是赵德明等先生。

陈思和先生做出的判断是：从文体的角度说，被翻译成汉语的优秀外国小说，已经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同意他的判断。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除了是一个外语的专家外，还是一个母语的文体家。这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们不仅仅是用卓越的劳动让我们了解了外国作家讲述的故事、讲述故事的技术、通过故事表现出来的思想，他们还丰富发展了我们的母语。他们的工作真是功德无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大学的世界文学研究所不仅仅是研究、翻译外国文学的机构，同时也是培育中国文学的摇篮。这个世界文学研究所不仅仅是研究、翻译外国语言的机关，也是给中国语言带来新鲜素质的文体实验室。

有人已经预言，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预言者说，在新的世纪里，汉语将成为最流行、最时髦的语言。不仅仅是我们的汉语要不断地吸收外来语的营养来丰富自己，外国的语言更要从我们的汉语里吸收营养来丰富它们。但目前的状况是，除了使用汉语的人数在地球上名列前茅外，汉语实际上还是一种弱势语言。我出国时，常常因为不懂外语而感到羞愧，但我发现那些不懂汉语的家伙毫无羞愧之心。好像中国人就应该懂外语，而那些外国人就应该不懂汉语。我们对那些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是多么友好啊，可是那些外国人对我们这些不懂外语的中国人是多么冷漠。刚开始我还为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耿耿于怀，但现在我想明白了。造成汉语这种弱势地位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拒绝向外国学习，结果使自己在各方面落到了别人后边。我想

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要有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的精神，而向别的民族学习，首要的就是要学习对方的语言。这是一个民族的胸怀，一个民族的气魄，一个民族的风度。我们的汉唐盛世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有许多外语人才。我们汉唐时期的文学就是吸收了外来的影响之后才实现了自己的辉煌。李白就精通外语。一个国家外语人才济济，是这个国家繁荣昌盛的鲜明标志或者是即将繁荣昌盛的预兆。这是开明的表现，是进步的表现，是发展的需要和条件，也是一个民族具有强大的自信心的表现。我想，当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熟练地使用外语时，汉语才可能成为强势语言。当汉语成为了强势语言时，中国也就成为了世界强国。那时候，外国人就会为他们不懂汉语而感到羞愧了。那时候，我们的文学也就会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那时候，就会有外国的作家崇拜中国的作家，也许那时候就会有一个外国的年轻作家说：我受到了中国作家莫言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成立，实在是一件与千百万普通百姓都有关系的大事。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文学研究所就不仅仅属于北大。北大的世界文学研究所属于全国人民。从更加广大的意义上说，北大的世界文学研究所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全人类。

我曾经对我的故乡一位县长说，我愿意用我一半的小说，换他的县长职位。现在我也可以说，我愿意用我的另一半小说，换一门熟练的外语，如果交换成功，我就是个精通外语的县长，仕途将会十分辉煌。但是那位县长说：别说用你一半的小说，就是用你全部的小说，也换不来一个县长，顶多换给你一个村长。我相信，用我全部的小说也换不来一门外语，顶多换来几个单词。因为我知道，小说人人都是可以写，但外语却不是随便就能学会的。我的爷爷曾经对我说过，1900年德国人在我们故乡修建胶济铁路时，搜求了一群模样端正的中国小孩去学习德语。我爷爷说，在开始学习德语之前，德国人首先给这群中国孩子修理了舌头，就像训鸟的人为了让鸟说话首先要给鸟儿修剪舌头一样。由此可见，想学会一门外语是多么的不容易。因此我对在座的精通外语的各位表示崇高的敬意，你们的舌头是多么灵巧，你们的头脑是多么复杂！

## 对故乡的爱

——2004年12月在北海道大学的讲演

我这是第一次来北海道。知道北海道是从两部电影开始的。

80年代，许多日本电影、电视剧在中国热播，其中有两部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部是《追捕》，一部是《狐狸的故事》。《追捕》的男主演是高仓健，女主角是中野良子，我看过7遍。我相信，中国有许多的年轻人比我看过的遍数还多。一时间，中野良子和高仓健成了中国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很多女孩子找对象都要找高仓健那样的（众笑）。很多年轻人，男的，都学高仓健，板着脸，做出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当然，我们男的，也都希望像高仓健那样，找到一位像中野良子一样的富有浪漫和冒险精神的女子。事过近30年，有些台词还记得的。当高仓健扮演的杜丘正人站在楼顶上，坏人诱惑他往前走，想制造他跳楼自杀的假相。坏人说：杜丘正人，你往前走，抬头看，你看，多么蓝的天啊！这部电影的外景地就在北海道。我们通过电影知道了北海道的原野，也知道了北海道的深山老林。我想，中国年轻人对北海道的向往是跟崇拜中野良子紧密相连的。后来有更多的日本电影介绍到了中国，其中许多女演员比中野良子长得还要艳丽。但是，中野良子在我这个年纪的中国男人心目中，那种地位是无法替代的。事过多年后，当毛丹青先生把中野良子亲笔签名的书递给我的时候，我的手还有点哆嗦。另外一部电影是《狐狸的故事》，这是一部动物电影，没有什么故事情节。这部电影展示了北海道的自然风光，也教会了许多中国的父母怎么做父母。电影里面，当小狐狸长大的时候，它们依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父母，狐狸爸爸、狐狸妈妈就用暴力把它们驱逐出去，让它们到外面独立生活。而中国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特别溺爱，当他们长得很大的时候还不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在自己身边。看完这两部电影，我就明白了，一个男人，如果想找到中野良子这样的一个女人做妻子，必



定要像小狐狸那样，离开家，独立生活，到外边去闯荡天下（众笑）。于是，在狐狸精神的激励下，我离开家，当了兵，慢慢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还有一位我故乡高密县的人，他在日本比我有名的多。他就是在日本北海道的深山老林里跟野兽一起生活了13年半的刘连仁。我感觉到，在这个人身上潜藏着一种伟大的精神，那就是对故乡对祖国对生命的热爱。上学的时候，我利用暑假的时间，到他家里去采访了他。当时，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身体还非常健康。让他讲起北海道来，依然是滔滔不绝，整整地讲了一天一夜。当然，在他的讲述中，北海道不是那么的可爱。我想，在他眼睛里面，北海道美丽的鲜花也是挺难看的。因为他是生怕被人看到，一直在山上隐藏着，白天躲着，晚上才敢出来活动。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这个人能够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生活了13年半，是我至今没有完全想清楚的。我曾经在一个短篇小说里，也曾经在一部长篇小说里，以他为原型写过几个人物。我在小说里面主要突出了这个人顽强的生命力。那么，我想能够支撑着他活下来的力量，就是他对故乡以及亲人的思念。他坚信，只要他坚持下去，终有一天会回去。后来，果然实现了。

现在，我终于来到向往了很久、也想象了很久的北海道。但是，我看到的北海道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里，街道整齐，空气新鲜，人们的脸上带着笑容。昨天下午，我们参观了北海道开拓纪念馆以后，对北海道有了更深的了解。北海道有漫长的历史，有丰厚的文化。它的文化也是一种“杂交”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融合一样，北海道的文化也是融合的文化。是来自中国的文化、来自俄罗斯的文化、来自日本本州的文化 and 阿伊努族的文化融合，所以它才如此的斑斓多彩。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来到北海道这种富有特色的地方，就如同进入了宝山。这一次北海道之行尽管时间不长，但对于我今后的写作，会发生积极的作用。我的故乡是平原，没有山，也没有森林，但是，在我今后的小说里边，我可以把北海道的山和北海道的森林挪过去。尽管我的故乡没有鲑鱼，没有熊，我也可能把熊和鲑鱼移到我的小说世界里去，但熊吃鲑鱼这样的情节，很可能变成马吃鲤鱼这样的情节